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七十

明 湛若水 撰

任相中

周赧王五十六年初魏安釐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順之言究然孔氏家法也使魏能舉國以聽焉則魏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惜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弗能行其言此子順之所以終去魏也子順去而魏之國事可知也矣

漢王元年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

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宰天下平而已矣相臣相君以治天下亦平而已矣故周官冢宰之任在統百官均四海其亦平之已乎陳平宰肉均而言宰天下亦當如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得爲相之體矣雖然必平其心而後平乎物也後之人君取相者必求平心之人然後可

漢高帝十二年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臣若水通曰宰相者君之所擇與公卿大夫議於公朝者也后理陰政於内不宜問及此者也呂后此問所謂牝鷄之晨非耶高帝宜以是告之以沮其臨朝之漸而慮不出此雖其所對如持權衡以上下人物

豈亦逆知其萌而爲犢豕之牙之計耶

惠帝二年七月癸巳以曹參爲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臣若水通曰古之用人者人以是許之彼以是自許焉何也是非之公也高祖亦嘗與吕氏言之參可繼何矣及何死而參亦自知其必入相豈非公耶夫以何畫一之法其爲漢謀者至矣繼之者使非曹參之清靜則民之初定者何自而安耶此高祖所遺命以

保於後王而亦參之所自許者也世之人君立相皆得乎人心之公如此則天下豈有不服哉

文帝元年八月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臣若水通曰陳平之言可謂知相體矣至於相道則恐未之知也孟軻氏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相道也軻能言之亦軻之所有也斯其至矣惜乎陳

平不足以語此安得大人者而與之論相哉

光武建武七年夏五月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椽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賔臣者霸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三公相天子而論道經邦所以師表百僚者也選任不可不精耳乃復以司隸校尉而督察之則非尊師重傅之誠矣是豈勸大臣之道哉陳元

一言其畜君之過者至矣惜乎事歸臺閣而置三公
於散地豈古人賔師之義也哉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
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
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
之職備員而已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
病民舉用失賢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
矣

臣若水通曰宰相職在燮理人君必任之以實事然後可以責其成功也漢自光武以來事歸臺閣三公者徒擁虛器於百僚之上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則夫陰陽失和怪異數至是可得而歸罪於相耶若仲長統之言可以爲待相之法矣

冲帝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

臣若水通曰郎顗薦李固曰固王佐之臣若任以時

政則可以垂景光致休祥矣及永嘉初年得太后之委遇忠以進言德以輔政宦官之惡一切屏去天下屬望焉夫然後顗之薦爲不誣而太后其亦可謂賢矣惜乎梁冀竊權竟爲所害天之不祚漢也固如是哉

靈帝光和元年詔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議郎蔡邕對曰天於大漢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

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夫庶官和則和氣至而災眚消庶官不和則戾氣至而災眚作靈帝不知相爲四體反以台鼎之大臣遭小吏之雕琢如自傷其四體虧燮理之道不和甚矣如是則欲妖眚之不生何可得哉吁邕之斯言豈非人君不知畏相者之鑑戒哉

漢後主建興三年吳主權以太常顧雍爲丞相王常令

中書郎諸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復究而論之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即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臣若水通曰吳孫權之擅江表也孰不以爲骨體非常仁而多斷之功哉殊不知委政宰輔推誠相與一可一否視其欣戚以爲從違巳得人君用相之體矣則其成鼎峙之業也有由焉哉夫權割據一方不足

道也而猶有斯美況天子爲萬國之主者可以反不如權乎哉

晉惠帝永熙元年帝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聖上謙冲委政於公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駿不平欲出咸爲郡守

臣若水通曰夫相者所以相人主也必選名德之士然亦未有獨任者獨任則所相者於誰哉晉惠庸愚

使賢者輔之猶懼不免况如駿者乎傅咸盡其忠益而駿反見疾晉氏之亂蓋已兆於此矣夫豈俟八王造禍而後見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駿之謂也臣故書之以爲失於任相者之戒

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上謂房𤣥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給暇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闗僕射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二

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臣若水通曰統百官均四海以人事君此宰相之職也聽受辭訟一獄吏之事耳豈爲相之道哉唐太宗以是語房杜可謂知相體矣夫宰相之職非但用人也論道燮理固其職矣今使出則受辭訟以譏察爲心入則與人主論道燮理焉其精誠感格復幾何哉惜乎房杜稱賢相而不知也

貞觀三年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

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若水通曰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宰相掌經綸代王言以播諸天下天下之治亂係焉不可苟面從也故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而後詔令之施於天下者盡善庶幾有益於生民有裨於治道矣苟君焉出令而相臣不敢矯其非則是阿諛順從遂非長惡焉用彼相爲哉此太宗所以拳

峯爲房杜戒也夫房杜賢相也而亦有此咎哉
貞觀十四年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寛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

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
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臣若水通曰任賢勿貳唐虞所以敬信大臣以致治
也太宗於任之則大臣重於小臣而信之則小臣過
於大臣可謂勿貳乎此魏徵之言所以深著其弊也

貞觀十九年正月太宗發京師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
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謀玄齡問密謀所在曰
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

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專以生殺付玄齡得無啟臣下作福作威之心而權將下移乎曰此不可以為常法也方太宗自將輕身於萬里之外使不專任玄齡留守京師吾恐腹心空虛而輦轂之下變生不測矣及其腰斬告姦之人則奸邪之萌絶玄齡之心安京師不復可慮矣雖然此特一時之權耳然必得忠於奉國

如玄齡者然後可以當此任也如晉惠之於楊駿旣施於平時又付於匪人則亦奚可哉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顯慶四年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謀反上以爲然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於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搆扇而成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

臣若水通曰記稱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經曰任賢勿貳貳者小人間之也無忌遂良悉心奉國而高宗復賔禮之不可不謂知其賢矣既而自敬宗用而讒邪進無忌遂良乃以竄削前日高宗賔禮之意安在哉此詩人之惡讒所以必欲投彼有北也人君任相可不戒之哉

玄宗開元元年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室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

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甲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若水通曰書稱任賢勿貳玄宗有焉雖然帝之所專任者以得崇之公正君子也是以致開元之治耳使如裴延齡者委任之如此則其蠹國殃民其可極耶故人君之德莫大於擇相相擇則百僚羣吏以正

舉正而天下治矣故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必如是

然後爲無弊也

開元二年姚崇宋璟相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

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

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

起去則臨軒送之

臣若水通曰𤣥宗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宋二人蚤

夜孜孜納君於道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自

天寶已還小人道長林甫進而厲階作謀之不臧前功併棄夫以一人之身而治亂前後不同者何也相之賢否耳可不懼哉

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爲相甚允時望上曰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臣若水通曰韓休爲相力爭不阿帝亦知信用安社稷矣而竟不如姚宋之功何哉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弼諧蓋謨弼在相而明諧之者在君之廸德也故君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拒其所弼外雖許可而中未必然者至於禄山亂而身播遷豈徒歸諸天哉不用相之咎也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社稷之憂上不從時上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

臣若水通曰此明皇治亂之機也使九齡一日而不退唐猶開元也林甫一日而進唐其天寶矣然九齡之進退係於林甫之用否也夫明皇以一人之身始以相之賢而致治終以相之奸而致亂任相之效昭然矣君天下者可不鑒哉可不慎哉

天寶十一載以楊國忠爲相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既爲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

臣若水通曰林甫相則養天下之亂矣國忠相則促天下之亂矣書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況二人邪亂非二人能獨成也由一人二人以至引其惡類斯亂亡必矣噫以昏闇之君而委奸賊之相雖無貴妃之妖淫祿山之桀驁其國亦不可保矣況其朋類自有不期而至者矣乎

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

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
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毁撤之
大歴十二年七月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
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致太平耶何奪楊綰
之速
臣若水通曰楊綰之在官惟以清儉稱耳白麻一下
而子儀黎幹崔寬皆約其情以就繩墨况名世之士
得君而居相位既專且久上下交泰其風化所被豈

小也哉帝方倚以革弊及死之日痛悼之而咎天奪綰之速不以死生易矣宋儒范祖禹謂綰爲相而天下從之況人君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此又探本之論也嗚呼堯舜禹湯之爲君臯夔伊周之爲臣各克其艱而黎民敏德萬世所共仰者也惟聖明圖之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從寛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又盧杞爲相知上

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若水通曰國之治亂係於相之邪正焉耳故祐甫相則引君當道而政聲藹然盧杞相則勸君嚴刻而中外失望此唐室所以由之不競矣雖然杞誤國之罪誠可誅德宗誤國之罪尤可憾也然則人君之於任相而可不知所以擇乎

德宗貞元三年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

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六事屬三相而不知宰相之職其致一而已矣泌之對得任相之體也故范祖禹曰古者惟任一相是以治出於一後世多疑而職分君

以爲權在已臣以爲政在君治亂休戚無所任責誠哉言也然未盡人君擇相之道古者伊傅周召之爲相其君擇之之精所謂真知灼見其心者也故其任之專以久然後正大光明之業可與共成焉我國家六卿分理而内閣論思亦甚重矣其擇之也必如虞廷四岳之問乎必如商周夢卜之求乎其任之也必有一德之合交修之託乎如有之帝王之治將復見矣天下幸甚

貞元四年春二月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顔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頼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

臣若水通曰知人之難自古為然幽求諸夢卜明求諸人情則亦何難之有説者云人情賢於夢卜盧杞

之姦誰不知之是非之在人心也德宗則以爲不覺其姦爲是其智之不若常人哉以其心有蠱惑失其是非之本心耳彼姦人之肆欺千態萬狀有不可得而測者故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使非察見夫天理使吾心之本體不蔽於物欲之私幾何而不被其欺乎

憲宗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户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

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帝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

臣若水通曰憲宗雖嘗罷垍相然寵信彌厚故復相之垍亦竭誠輔佐觀其對爲理之要而曰先正其心亦庶幾乎知宰相之體矣然徒知正心而不知所以

正心之學使憲宗止於憲宗為可惜耳嗚呼此宰相所以貴於知學歟

元和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若水通曰帝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欲開天下之門以廣天下之聦明也德宗伺察宰

相使不得私接賔客是欲自塗其耳目而廢其聰明也使時有周公且一沭三握其髮一食三吐其哺以延天下之士惟恐其聰明之不廣矣德宗乃又反之此其所以致敗也故裴度當大任而首以爲言即有周公吐哺握髮之風矣憲宗從之未幾四表降心羣雄歸命度之言誠可以自效焉任相之驗豈可誣哉

元和十三年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

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若水通曰崔羣以相之賢否爲𤣥宗治亂之判是矣臣又以人主一心之邪正爲相之賢否世之治亂所由判也蓋心得其正則正人道合而相得其人此

世之所以正也心陷於邪則邪人同惡而不得其人此世之所以亂也故玄宗方用姚宋六公之時心未失其正耳其用宇文林甫國忠之時心先蠹矣周惇頤曰心純則賢才輔非此之謂乎故人君欲任相以圖天下之治者必自純心始焉惟聖明留念

文宗開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

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若水通曰人主無職擇相其職宰相無職用賢其職是故相得其賢者其用人賢是其君之賢也相不得其賢者其用人不賢是其君之不賢也故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人君之職故人君擇一相相擇

百官而庶政理則天下治矣德裕之言可謂識宰相之體而引其君以當道者矣不然則貳心生於疑疑心生於惑小人進君子退則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此古今人主之龜鑑也伏惟聖明留意焉

格物通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七十一至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顧廷瑜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七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任相下

周世宗顯德元年夏四月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臣若水通曰馮道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然道之所以處之而不愧人君之所以用之而不疑者蓋由世教衰而學不明是以良心斲喪天理絶滅禮義廉恥不存上下莫知其非耳然則爲人君者見如是之人宜誅之擯之以爲相臣不忠所事之戒幸勿以爲厚德雅量而相之哉

顯德四年秋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於擇人擇人之重莫先於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

名罷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宫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

臣若水通曰宰相係天下之重非得人之難而知人

之為難也使其知之真則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一旦用之於畎畝板築漁釣之間何有不可若非知之之明則從賓儀之說先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察其職業之稱乃遷其官否則罷之庶幾為不失人也然此亦我祖宗之所已行者惟

聖明圖之

顯德六年帝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

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彦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臣若水通曰張昭之薦李濤曰臣所薦者大節也漢

隱帝之世濤上疏請解先帝兵權此真宰相器也夫既請解先帝兵權可謂忠於漢矣而復事周其大節與忠安在也其無忠節於漢安有忠節於周耶大抵五代之臣多忘君事讐以爲常宜其兄弟詭浪習以成風因怙而不知天理滅矣張昭李濤其事相類宜其以此而薦彼也世宗雖善其言而終不取其人意者其在此乎

賈誼新書曰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調

天地之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一人而已天子是也天子下一人而已大相是也大相得其人則天地宜國家治大相不得其人則天地失宜國家喪亂是故大相不可以不擇也爲人君者其鑑於此哉

韓文愈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

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賔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

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之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臣若水通曰爲相以用人爲務用人以好賢爲急何者其心好之則不得不急見而用之矣故韓愈稱周

公見賢則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髪其急於求賢如此此周公之所以聖而賢才之所以盛治之所以成也歟後之爲君者當求如是好賢之相爲相則天下治矣

柳文梓人傳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礲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

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

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

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臣若水通曰柳宗元梓人之喻可謂得為相之體矣

書曰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其得爲相之道乎故爲宮室者規矩繩墨司其用其環立奔左右者司其能其怒而退者司其勸懲其晝宮于堵者司其規模而梓人獨若無所技能焉然其成也獨書其姓字者何哉大匠不自用其技能而衆工之技能皆其技能也故爲相者不自任其聰明而天下之聰明皆其聰明也雖然爲

相之體宗元能言之而爲相之道則宗元未必知也惟知聖學者知之宗元非其人矣然亦不以人廢言可也

宋太宗端拱元年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寛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

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臣若水通曰周官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苟得其人耆舊可也新進亦可也苟不得其人不必備亦可也惟其賢而已矣庸知新進與耆舊之人也哉故趙普蒙正之並用亦惟其德爾蒙正有天下重望豈必待普以為之重哉史蓋誤之矣

宋神宗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

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朝廷建相所以仁天下也苟加之於所非望之人則是亦不仁天下也必求合天下之望者而後從而與之則與之者非吾與之也天下共

與之也非以天下之位與人也是以仁人與天下也光自居洛時天下以爲眞宰相者十五年于茲矣雖田夫野老婦人女子亦知賢之願以爲相信可謂孚天下心而爲天下望矣及爲門下侍郎四海拭目以觀新政自是言路一開新法漸革正人見用生民復蘇天下之望竟不孤也嗚呼人君爲天下求賢相而必得如光者用之庶乎爲天下得人矣爲天下得人者斯可謂之仁矣

宋理宗端平三年六月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聖君賢相之治天下無他道在得人而已矣夫治非自治治之者人也亂非自亂亂之者人也故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崔與之所以於理宗之召雖不至而必進君子小人之辨也若與之

辨忠實而有才與才不高而忠實爲二等然未有忠實而不才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大學言無他技而有容漢之周勃重厚少文皆足以當大任者矣與之知理宗不足以有爲至帝親七札而不起真可謂所不召之臣歟

宋儒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

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已任故能稱其職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言人君之於相知明信篤任專禮

厚而責之重皆本於慎擇真知言乎蓋慎擇而知信之則其禮厚責重自有不能已者矣大臣任天下之重其能辭乎故成湯三聘伊尹聿求元聖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乎

象山陸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臣若水通曰九淵之言引而不發臣以為上下之道

感應而已矣感應之道不可强也其心一也其理一也夫然後能感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四君之於四臣蓋相得於感應感應蓋本於一心一理同聲氣者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君相之道其深矣可不念乎

西山真德秀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

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宰相能正己然後能正君能取正直之言以善乎己然後能進正直之言以善其君真德秀之言切當矣爲人君者安得如是之人以爲相哉惟

聖明其留意焉幸甚

國朝洪武十三年十月勑四輔官王本等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薦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等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祐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闕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秋災異疊見維秋之暮天氣尚暄當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逮立冬朔風釀寒

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勵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臣若水通曰天道不言以四時之氣而成歲功人君無為以三公四輔而成治化夫君相法天以為治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誠不可誣也我皇祖擇名賢以充

四輔之官其勑諭拳拳責以竭誠厲職以格天圖治得先王命相之道矣夫人心與天心一也輔相之職在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以順四時所謂心學也夫道者中而已矣中者天理之本體也惟中則和輔相能立中和則心誠矣由是啓乃心以沃君心君臣一心則天地位萬物育陰陽有不理四時有不順者乎故相臣之學在於正心輔君之道在於格心伏惟聖明留神焉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臣若水通曰天道之所以成歲功者四時五行宣其

氣也聖人之所以寧萬邦者三公六卿張其教也職官之設莫善於周末有如秦漢以來所謂丞相者君不明以獨任相不賢以擅權治亂不常無足怪者我皇祖法天爲治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乃痛革丞相而設六部任六卿佐一人而理天下之務立五府禦四夷以統天下之兵又設都察院以察六卿之政也設通政司以通六卿之政也設大理寺以評六卿之斷也又設六科十三道以糾劾六卿之賢否得失

也古之冢宰今之吏部尚書其職也古之司徒今之戶部尚書其職也然而周則掌教化今則專理財賦此其損益也古之宗伯今之禮部尚書其職也古之司馬今之兵部尚書其職也周以之統六師平邦國今則掌兵權而兼之五府則聽調而不得專焉此其犬牙相制其意深矣古之司寇今之刑部尚書其職也今則又有都察院大理寺兼審允之焉古之司空今之工部尚書其職也周之所掌者居四民時地利

今專理營造工作之務焉分部分職各率其屬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統内外交應彼此頡頏不敢相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庶幾分理於下大權悉歸於上深得周官六典之意而尤密焉是以百六十年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是皆聖祖貽謀之遠也聖子神孫體皇祖之心求得其人而已矣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仁廟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

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允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托之

重義等頓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相者所以佐君以道治天下者也得其人而任之專則治不得其人與任之不專則亂治亂之所由分可不慎乎惟我仁宗有見於此故賜相臣以繩愆糾謬圖書托之重而信之深無以加矣故得以展其忠誠而天下可理也其致雍熙之治而為萬世法者不有本於斯哉伏惟皇上法而行之幸甚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

謂大學士楊榮等曰卿三人曁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一履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諛說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有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

此朕實心卿等勉之棠對曰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

臣若水通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志同則政出於一而天下治否則不以君日亢而臣日諂而生其亂哉仰觀仁祖委任先朝舊臣親御宸翰君臣之間失心相與湯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何以異哉不勞而成光前之治宜矣聖子神孫其尚取法於斯乎

英宗皇帝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

或有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李賢等一出至公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乎昔放縱者莫不收斂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其餘雖寵眷至厚一旦有失即置于法畧不假借

臣若水通曰孔子論為政曰敬大臣則不眩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夫臣有内外

性無内外其善心一而已矣在人主慎擇之也英宗
皇帝外知李賢之公而委任之内擇耆舊之官而加
重之誠得古人敬大臣正侍從之道矣盖大臣者有
經綸之道有忠貞之節有休戚之義其力足以任重
其色足以消邪其德足以變化譬之太陽行空而羣
陰盡伏也若夫中官之耆舊老成者其血氣定其閲
歴多其持守正其勲名尊使新進近昵之人皆敬而
效之以歸於正以旦夕與人主燕處匡其不及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尤爲親切如丹所近者之必赤也墨所近者之必黑也然而皆本於輔相之賢矣仰惟聖明留意焉

格物通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七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任將上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臣若水通曰此師卦彖辭言人君用師之道六五以柔居上為人君任將九二以陽剛居下得中為將兵之主故曰貞曰丈人其餘諸爻皆陰柔為師之象師者兵衆也貞者師出以正也丈人者老成之人也吉

者師出必勝無敵於天下也言得此九二剛中之將則其德老成而行師必得其正乃得吉而無咎也夫師之興實非得已不貞則為忿為貪為驕非王者之師矣戡亂禦暴師之貞者茍非其人而帥之鮮不敗也得如丈人之德之才授以閫外之寄無憂矣何也師貞足以服衆將賢足以制敵有不戰戰必勝矣吉又何咎焉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臣若水通曰此爻有貞正丈人之德而為君所委任者也九二以一陽為衆陰所歸剛而居下卦之中而六五正應以專任之故有師中錫命之象在師中吉者言在軍旅之中則可葢古閫外專制之義也王三錫命者言為君寵任之專也夫為將之道德不備則不勝其任任不專則不盡其才皆致敗之機也九二具有中之德而上應於五其德備矣其任專矣克敵

而得吉非倖也王者寵任之心正欲其靖難撫萬邦而懷之也九二可謂得其心而無負矣為人君任將者可不求中貞之丈人而專任之哉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而得中師出以正而任丈人者也田有禽者田中有禽隼猶國有門庭之冦也利者宜也執言者奉辭也言蠻夷猾夏冦賊

姦宄如田有此禽則宜奉辭以征討之此師出有名非輕動以毒人者何咎之有長子謂九二陽剛在中為師之主者也弟子三四也輿尸者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夫兵凶器戰危事聲罪致討不得已而用之師之以長子善將將也若使弟子則必致敗而輿尸以歸雖行師以正亦凶矣象又釋彖之義言長子之帥師者蓋長子以剛居柔得其中行不剛不柔才德之全也若任之弟子而輿尸者蓋以弟子陰柔不中

之人使之為將非所宜也故其敗必矣夫師旅勝敗吉凶而國之存亡係焉其要在於任將之得人與否爾為人君者可不慎擇而專任之邪

豫利建侯行師

臣若水通曰此卦言豫之道建侯行師和悅之大者也豫和樂也以順動而致也逆理則拂人心而不和矣建侯行師必得人心之和可也故豫以建侯藩屏王室惟賢惟能天下樂而從之矣豫以行師除殘去

暴救民水火之中天下悅而從之矣非順動不可也
蓋順動則利天下而天下和矣豈有不得天下之和
而可以建侯行師邪豈有不順動而可以得天下之
和邪故人君之擇將必以順動為本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臣若水通曰此爻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故發此義
以示人也夫人君之德剛主威而柔主愛興師以征
不服剛德之著也志於靖難而安民則亦未嘗不愛

矣故曰仁義之師也高宗之於鬼方是也鬼方醜虜為商之患久矣征之至於三年之久而後克之功之難成如此故兵非聖人之得已也使復以小人用之則除暴未能先已為暴也人君其可不慎於將邪

詩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徃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臣若水通曰此勞還率之詩而述其傳命令衆之詞也王周王也南仲大將也方朔方彭彭衆盛貌交龍

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夫自古闒將生事四夷勞費中國者皆起於貪功之心也貪心一萌則利於戰而不利於守故有違天子之命而輕兵縱殺以毒民者矣南仲之為將也其車則彭彭其旐則央央可利於戰矣而傳命令衆惟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觀其立心惟以守備為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為中國患斯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貪心既忘以全取勝而大功自成真

可謂老成練達得為將之體者矣朝廷命將出師而得斯人者豈非中國生民之福哉

小雅六月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尹吉甫北伐成功而見其為文武全才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佶壯健貌閑閑習也太原地名憲法也夫征伐以車馬為先車不善而馬不良則其成功也難矣詩言吉甫帥

師北伐其車則如輕如軒而車善矣其馬則既佶且閑而馬良矣車善馬良不事窮追而但逐出獵狁至于太原而止蓋由吉甫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文武全才足以為萬邦諸侯之法矣尚何功而弗成者哉嘗攷諸三代而上文武合而為一故出則為將而入則為相三代而下文武岐而為二而將相各専其門此古今之所以不同而治道之所以不能復古也伏惟皇上欲有事於用將也必求文武兼全者而

用之斯為國家之福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臣若水通曰書鄭棄其師譏鄭也何以不譏高克也譏將之者也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遂奔陳焉夫人君擅一國之名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

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位離次而莫之

恤乎此春秋所以不書出奔以貶克而獨歸咎於鄭

伯也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

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

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為哉

宣公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臣若水通曰此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宋遣華元以禦鄭大棘交鋒宋師敗績宋華元且見獲焉師將敗獲並書於策者何也示兼重之義也夫元帥三軍之司命大衆有邦之基本將不輕於師矣師豈輕於將乎為人君者當審於用將必丈人之貞吉然後可以遣之不可主以非人間以親信參以剛愎也審於用師必誅暴禁亂之事然後可以用之不可恣其驕兵貪兵暴兵也是故師將並録所以示兼重之意爾

為人君者念師衆之重其於命帥可或輕乎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臣若水通曰孟秋盛德在金金主殺故特命將帥所以順天時也其曰選士使精其能也曰厲兵使利於

用也然又以選士之中簡其桀俊而練之又於簡練之内取其有功者而專任之以之征討不義誅暴慢則好惡明矣夫好賢惡不肖者人之同心也如是則遠方之人其有不順從乎此先王順時以命將而用武以順人如此雖然在今日雖承平無事也然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固有不可不為之備者矣然則選任將帥必法先王之遺意而後可也

孟子曾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

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臣若水通曰此魯欲使慎子為將伐齊取南陽故孟子謂用兵之法以教習為務先有以教之而後用之也所謂教者必教之以孝弟教之以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比之什伍時其簡練於農隙以講武事因田獵以寓訓兵坐作進退之有數攻殺擊刺之有法使同心同德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民有勇而知方計萬全而不失必如是而後用之

可也不以此教之而徒驅市人而赴戰無子弟父兄之固結無手足頭目之照應將不知卒卒不知兵以攻則不能取以守則不能固是殃民而使之糜爛肝腦塗地也如斯人者無不忍之心惻隱之實使在堯舜之世必見誅戮而不以宥者也孟子此言雖為魯將慎子而發實為當時貪將暴將而發也

左傳桓公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臣若水通曰疆事疆界之事也疆吏魯國守疆之吏也疆場之事當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備不虞而已盡其所備寇至則戰寇去則守我常逸而彼常勞是以逸待勞禦侮之上計也何必謁告乎夫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此邉之所以有將也當是時魯弱齊强魯不幸而與齊為疆其戰於奚疆事也而侵魯疆是曲在齊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善乎桓公之告疆吏所以制勝而待敵者有道矣魯用孔子夾谷之會而侵田以還則禦侮之道果在人也漢趙充國守備之法蓋合乎此此可以為邊將之法也已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臣若水通曰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賛佐也無卿無命卿也帥賦帥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之諸侯也征正也慝惡也夫兵師之法咸有紀律天子之帥唯公元侯之帥唯卿諸侯伯子男則帥衛賦以

翊賛之是故征伐自天子出矣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邪慝無自生也善乎叔孫穆子之知將道矣

晉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臣若水通曰元帥上卿彌益也惇厚也夫君必擇將將必知兵行師之大要也不然則以卒以國而與敵

矣若趙良則知將者也若郤縠則善將者也夫如是戰何不克人君擇將可不慎乎

楚語范無宇曰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邉境國之尾也

臣若水通曰無宇楚大夫也帥循也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也文謂書其名位定其掌主也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先王疆理宇內必制外以輯

內弱末而重本謹遏任將勢若馭馬然必制以義旌以服行以禮辯以名書以文道以言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苟非其人其為長城萬里何賴焉

越語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臣若水通曰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卒終也始於伐人人終害之淫

佚放濫也夫天道先春生而後秋殺聖人法天故先德而後刑夫悖而出者則亦悖而入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以始於人人其不卒反之乎若范蠡者始可以將兵矣使勾踐能用之何至會稽之棲乎而不然此范蠡之所以見幾而去也治天下者尚其鑒諸

格物通卷七十二

格物通卷七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任將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絶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

魏文侯賢乃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夫三綱者軍政之本也起之為人如此是三綱絶矣求大將者可以無父子夫婦之人為之乎雖百戰百勝有不足恃也文侯用將如此曾足以

為賢乎

周赧王三十六年樂毅圍二邑三年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抜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

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来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子女乘城約降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刄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

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

臣若水通曰將以忠義為先燕用樂毅齊用田單皆可謂之得人矣智勇仁信皆忠義之心所發也然單於敗亡之齊得以忠義自遂而全齊毅在盈盛之燕故君聽間而疑此燕齊勝敗存亡之勢所以分也然

則人君之於將其可以間諜動哉

秦王政三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邉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保不戰如是數歳亦不亡失匈奴以為怯邉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單于犇走十餘歳

不敢近趙邊

臣若水通曰李牧之為趙邊將也可謂藏大智於至愚蓄大勇於至怯而為萬全之計矣史稱其為趙北邊之良將然求之天下豈多得哉雖然亦其君信任之專致然也天之生材何世無之特以時君不能用之爾古之命將者君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内寡人主之自閫以外將軍自主之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後世遣將者能如是乎生殺與奪將能自專制之乎

市租之入果能聽其餉勞之用乎至於朝出為將而夕有議其後者矣必受廟堂之成筭呼吸之間而事機往矣是故雖有頗牧不能用也

漢文帝十四年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令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儋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閒曽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將必修古命將之禮然後軍法行軍法行則無不勝矣文帝徒慕頗牧之名而不求任之之術乃罰及於有功之魏尚其能用頗牧乎然聞馮唐之言即悟而赦尚者此其所以為漢令主也歟

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

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中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中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

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覇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擄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邉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臣若水通曰亞夫能守軍法確乎不可拔宜乎文帝之稱善矣或曰然必就其中使三軍之士知尊君親上

可也曰夫亞夫與三軍之士所守者天子法也凛乎
而不可奪其爲尊君親上孰大焉胡宏云亞夫不學
不知道蓋謂其少愷悌溫潤之氣也邪後日怏怏非
少主臣之疑而亡身之禍蓋先兆之矣景帝不終馭
將之道其少恩哉

漢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遣將軍衞青出上谷公
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之衞
青至龍城得敵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

廣皆為敵所敗惟青賜爵關内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過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臣若水通曰甚矣史之好以成敗論人也元光禦邊四將當以李廣為首而青次之廣為名將而數奇是以所向無功故夫成敗者數也安可遽以此論人而以青之有功為武帝知人之明哉

漢元帝竟寧元年三月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

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臣若水通曰御將之道當求可通行無弊之法而不為不可繼之事也春秋譏遂事甘陳之事功過當相準省費成功僅足以贖矯制之罪此所謂通行之道也劉向以方李廣利奉命之師以費多寡而論優劣是以利害而蔑義理非其倫矣夫以義而論事則人爭競於義所謂懷仁義以事其君也以利而論事則

人爭競於利所謂懷利以事其君也利害相尋其有極乎此所謂不可繼之道矣匡衡之論爲近之矣後之取將者其毋以功利求之哉

漢帝玄更始二年蕭王以河内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内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

已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光武方聞鄧禹之言即任冦恂而無疑者何邪不已易乎孔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光武審在於擇禹之日故信禹之所信爾用將之效擬於高祖宜哉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十一月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洋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臣若水通曰邊將以備守為上而戰勝次之堪之禦匈奴猶李牧充國也始而擊之安郡界而已而其中也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為自守之計爾雖無斬獲之功而以萬全取勝矣卒之八年之久邊塵晏然豈非老成持重自足以却敵也邪噫誠得若人而布之閫外君天下者豈復有北顧之憂乎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司馬耿恭為戊校尉車師叛與匈奴共攻耿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

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手擊殺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臣若水通曰恭之為將神箭以懼敵拜井而得泉孰不以為幸也及觀夫推誠而得士卒之心固守而拒單于之圍則平日之恩信洽人已深而忠貞之節又瀕死而弗易所以增漢之威而破敵人之膽者豈無所自邪謹書之以為邊將者之法

漢和帝永元四年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爾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為訓立祠

臣若水通曰禽獸異類能嚙噬人者也猶有使之馴者息育之爾羌胡亦人類也孰謂桀驁之性終莫得而柔化之邪觀鄧訓之沒而羌人之感可知矣雖然家為立祠訓之威德生殺素服人心雖亡猶存也噫

安得將如訓者數十人以守四夷哉

晉武帝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

臣若水通曰羊祜之鎮南夏也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江沔賢如陸抗猶有不戰而服之語則其平吳

之功不在於解縛焚櫬之日而已預卜於償絹歸獸之先矣及其成功弗居幅巾閭巷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哉

晉愍帝建興元年祖逖居京口糾合驍健瑯邪王睿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大興三年秋七月詔加祖逖征西將軍逖與將士

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接以恩禮

臣若水通曰逖之慷慨忠義見於渡江擊楫之日然銳氣頗凌邁矣及鎮雍丘智勇恩信結於士卒雖古名將何以加焉氈裘之心已寒華夏之氣舒矣雖石勒勇略猶知畏避況其他乎使天假以年則中原之地二帝之讎可一洗而復之矣卒之快快發病而死豈非才有餘而量不足哉

晉成帝咸和九年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臣若水通曰明則有智毅則有勇斷察則有謀三者皆將道也侃以國之良臣鎮西南重地其威信服人數千里道不拾遺巍然國家之干城矣江左之安非賴此邪

晉哀帝興寧三年燕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

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臣若水通曰為將者在得士卒之心而已武王三千同心同德德以孚之信以結之而士心得矣郤縠說禮樂敦詩書卒能勝楚於城濮祭遵雅歌投壺從容軍旅亦能助漢於中興恪不事威嚴然警備嚴密敵莫能近此其不徒寛者矣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太子問於賀若弼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臣若水通曰太子煬帝廣也太子之問將非所問矣而弼之對非所對矣蓋為將之道才德兼備然後可稱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易之稱為丈人者此將之道也曰猛曰鬬曰騎將於人可也以之而將人則敗

矣夫豈得謂之將乎介胄之士能稱者寡矣間有之亦偏裨之材爾人君之用將何所取哉不得已取諸公卿之賢者可也昔太公為相實兼司馬周公冢宰亦主東征文武一也將相豈有二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昬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惟録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

其敗績雖廡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馳驅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臣若水通曰侯君集討高昌之功足以掩過太宗因
岑文本之言釋之乃八議之法而我國家之於武臣
功罪亦許相準至於文本使貪要之不可以為訓也
夫世之以貪而窮黷以貪而妄殺以貪而敗績以貪
而失紀律者多矣豈聖人任將之道哉

貞觀十五年十二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世勣在并
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
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

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臣若水通曰兵法貴嚴故威克厥愛允濟世勣在并令行禁止威嚴所致也民夷懷服而國家無西顧之憂太宗稱之為長城矣然而不學無術徵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友與許李同比倡武氏之亂幾絶唐祀所謂長城固如是乎

唐高宗儀鳳三年太學士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

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强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吕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

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臣若水通曰選將以智略為本智略者所以求必勝之道也行師以賞罰為先賞罰者所以勵必死之士也若選將則以將門是未嘗選將也賞罰而無實事是未嘗賞罰也豈任將之道哉宋城魏元忠之言豈

可謂諸生不識時務者哉欲知行師者宜考焉

唐高宗永淳元年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敵問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也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敵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臣若水通曰仁貴驍勇冠軍發三矢而定天山提卒二千而降四十城其威信服於敵也久矣所以鋒鏑未交而聲名自足以奪敵人之氣向使流死象州則

何以致敵之畏避而其為禍於國家者可勝道哉然則名將者天下之所屬心而安危之攸係也為人君者慎無輕黜之焉

唐玄宗開元元年六月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寇亦不敢犯

臣若水通曰邊將之道以鎮靜為上喜功好大將斯為下矣訥性沉勇縛有父風當夫灤河覆没白衣從軍好大喜功之意消矣所以幽州鎮靜之久内以撫

民外以却敵開元之盛邊釁不生未必非訥之功也為邊將者幸取法於是焉

玄宗天寳四載二月以王忠嗣為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臣若水通曰忠嗣撫循訓練邊將之上策也疲中國力以邀功名此邊將之大患也斯言可以為萬世守

邊者之勸戒矣夫以忠嗣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

馬直以空畝資論禄山亂之有萌可謂深謀矣而復

能韜漆弓於不用以鎮靜安邊世號名將宜也然亦

不免於讒其亦工於謀國而拙於謀己者邪豈天不

欲福唐使玄宗擯干城而生厲階也哉

唐肅宗乾元元年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

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

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若水通曰范祖禹云夙沙衞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臣謂大將得其人則有師中丈人之吉而無弟子輿尸之凶矣故傳曰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而以親信剛愎者參焉則敗其肅宗之謂乎夫以李郭元勲難相統屬為肅宗計者命二人率各偏裨分道並進犄角同功

腹背交敵則慶緒當束手就擒矣奈何以宦者主之
卒使李郭不世出之將六十萬之衆牽制於朝恩心
德離渙潰於相州非肅宗大棄其師乎噫可以為戒
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欲
挺身往說回紇遂與數騎開門而出回紇大驚子儀免
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曰我曹豈肯與
令公戰乎

臣若水通曰兵貴乎先聲將貴乎重望蓋以其平素所養自足以先服乎敵心是以能却敵也當夫二寇內侵涇陽累卵子儀單騎至壘免冑一示而敵人逡廵莫敢爭鋒是豈一朝一夕之所能猝辦哉宜乎功塞天地而寵榮終始垂之萬世為將相之師表也

唐德宗貞元八年八月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畧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

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

臣若水通曰古之命將者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所以戰無不克而功無不成也德宗之世每有寇至

方從中覆其有專制之權乎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其有由將之專乎命將之制不修則軍法之令不行其不敗而有成功者鮮矣噫斯獘也自唐以來非一日矣陸贄此疏真可以為後世命將者之戒矣豈獨可用於德宗之世而已哉

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細審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

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贊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臧否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若水通曰古之制將在軍則君命有所不受是以

能成功傳曰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德宗多疑贄之言反覆詳盡而歸要於自用之一言深切而著明矣范祖禹曰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巳或不欲歸功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盡之矣贄之言既入曾未踰月而諸將奏凱京師克復贄之言於是乎驗矣蓋李晟渾瑊仲山甫之流也贄之內相其張仲孝友也哉

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臣若水通曰邊境之不寧以將帥之貪暴也將帥之貪暴由於武夫之不學也故人君為邊境長遠之慮者當以儒臣之賢有文武兼備者為之則文能附衆

武能威敵貪暴遠而邉境靖矣宣宗選儒臣以代邉將之貪暴者而党項遂安是其驗也我國家選用儒臣以為各邉總制正用此道矣然以一時人材之盛豈無文武吉甫者乎仰惟聖明留意焉

格物通卷七十三